

退休新生活



初学篆刻兴味浓

□ 祁金华 (64岁)

我喜欢篆刻很久了，但对篆刻的实际操作却一窍不通。每次参观篆刻展览时，内心的感觉就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转念一想：“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前不久，我在长春老年大学书法研究会遇见高敏老师，我和高老师本人并不熟悉，但对他的篆刻作品很熟悉，我冒昧地提出想要和他学习篆刻的意向，没想到，高老师欣然应允。这时，还有一位张丽同学也想和他学习篆刻。这样，高老师同时收了我 and 张丽两个学生。

高老师钻研篆刻多年，有很深的篆刻功夫与书法造诣，在省内、国内大型书法篆刻展览上常能看到他的作品。第一次上课，高老师亲自给我俩示范，刻什么内容呢？犹豫间，张丽同学想出三个字：山水情！于是，高老师就把印章内容定为“山水情”。只见高老师右手拿刻刀，左手不停地转动印床，一会儿工夫，两枚精致的“山水情”印章诞生了，高老师的篆刻功夫与艺术素养跃然石上。我和张丽同学一左一右认真观看，啧啧赞叹，每人得到一枚精美的印章，爱不释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按照高老师的要求，我准备了篆刻用的工具，刻刀、印床、石料等。其间，书法研究会的孙学亮主席为我写了一幅字：“金花蕴秀。”在古文字里，“花”和“华”是通用字，与我的名字“金华”暗合。秘书长刘若梅女士则为我准备了一套型号各异的刻刀，还在网上为我购买了石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万事俱备，开始动工。我小心翼翼地

拿起刻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篆刻，刻啥？就刻自己的名字吧！于是，我一横一竖地刻起来，小小的刻刀在我手里不听使唤，刻出来的沟槽凹凸不平，参差不齐，手一抖，在石料上划出一道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工了。我拿着小刷子在印面上刷了刷，再吹口气，照着高老师教给我们蘸印泥的方法蘸了印泥，按到宣纸上，一枚鲜红的印章跃然而出，虽不尽如人意，但我心想：这是我的处女作！我很兴奋，更多的是激动。

篆刻有阴刻和阳刻之分，即印面的字凹下去的是阴刻，凸出来的是阳刻。我选的是阴刻。经过实践我知道，原来篆刻不仅需要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底，还需要有诗、书、画、美学等功夫。一幅上乘的篆刻作品，需要书法、章法、刀法的熟练运用与三者完美结合。看来，篆刻不是一两天两天的工夫，要持之以恒才能循序渐进。

第二次上课时，我还是刻自己的印章，刻出来的线条，没有力度。高老师在我刻的印面上进行了修饰，修饰后的印面，纹路清晰，就像是小學生的作文被老师纠正了错别字一样，看上去顺畅了许多。这枚印章，我越看越喜欢。我想，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枚普通的印章，一枚朱红的印记，然而越往深处看，越能发现它背后有着丰富的内涵，这种美，不止在印中，还在印外，尤其是为自己刻的印章，既在其实际的功用，又在心情的自得。

篆刻艺术，乃于金属、犀角、玉、石等质材之上雕刻以篆体文字之艺术。通过几次学习，我发现，要刻的字，需要先查篆书字典，这样，我就认识了不少相应的篆字。同时，这也促使我对汉字源流、发展、演变等有所了解。更有收获的是，我对篆刻由原来只是在视觉上觉得赏心悦目，到现在是略懂懂得了一点儿欣赏的要领。

自从学习篆刻，我心里有了一份寄托，每天早饭后，面对窗，操起刻刀，听着那刀与石摩擦发出的声响，从中体悟到了心灵的宁静。有时，在未拿刻刀之前，我先把毛坯石头和刻完的印章通通拿到

桌面上排列，摆上方阵，看着参差不齐的印石，心情就很愉悦。这种感觉就像品茶，端起茶杯，尚未入口，心已从容了一半。

按照高敏老师的指导，我购买了《邓如石篆刻》《泰山刻石》等拓本，注重基本功的练习。浏览古人篆刻，我不禁惊叹汉印的淳朴厚重，秦印的遒劲有力，唐印的清新秀美，每一个印面的美感，都以一种有情有致的方式呈现出来，真是小小方寸之内，展现万千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我学篆刻还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那日女儿下班回来抱着沉重的快递，她说：“这是给您买的石头，以后我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我打开一看便认出是“寿山石”，幸福感从心里溢了出来。

刻刀一次次拿起，一次次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磨炼，自我感觉手上功夫有了长进，直线、曲线、拐角处似乎都有一点儿书法中锋用笔的力度了。那日，我精心刻了一枚印章，印文“墨趣”，送给爱好书法的建英同学，她拿到印章后仔细端详，连连说：“刻得太好了！”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但心里还是有些洋洋自得。

因为篆刻和书法是紧密相连的，为了能在篆刻方面有所进步，我抽空便练习书法，渐渐地，书法也有了一些进步。2021年10月，在南关区举办的“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书法篆刻展”上，我的书法作品《英雄赞歌》入选参展作品集，当拿到作品集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就像个小学生一样，心想：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其实，对于我来说，痴迷于篆刻，不在于名利收获，而是在于退休后的大把时光，能够有缘和篆刻相遇相守，从中获得乐趣。从根本上说，我每月有充足的退休金，衣食无忧，才能有如此悠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

篆刻，使我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展望未来，篆刻对于我虽不是人生的主线，但它一定会时隐时现，成为伴随我的一条绵绵不绝的生命印记。而那一刀一石，是我心中安然栖息的港湾。



征文启事

退休,是人生全新阶段的开始。退休以后的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生活的?是开发新的兴趣爱好,还是召集同学老友抱团享受夕阳人生;是跳舞打球锻炼身体,还是游山玩水旅游度假;是二次创业或就业,还是做志愿者发挥余热服务社会;是在家照顾父母儿孙,还是上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提高……丰富充实愉快的退休生活,能提高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或你身边人的退休故事,展示多样夕阳风采。

征文体裁以散文为主,2000~2500字,请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年龄、通信地址和手机号码。

投稿邮箱:ccrbwq@126.com

组稿记者:马国芳 易玲

“钓”诗之乐

□ 巩耀华 (70岁)

垂钓这项活动，拥有广大的爱好者，它集休闲娱乐、修身养性和强身健体于一炉，人们从中能得到难以言表的快乐。我垂钓时间不长，钓技一般，但每每回味起来，总觉得受益匪浅。

我不仅是钓鱼迷，也是个古诗词爱好者。随着钓技不断提高，我在诗词创作方面也小有收获，陆续写了些与垂钓有关的诗词。常有钓友善意地调侃我：“别人钓鱼，你‘钓’诗呀！”

记得那年与朋友第一次去钓鱼，告别喧嚣嘈杂的城市，驱车前往山清水秀的郊外，沿途有说有笑。稳坐湖边，挥竿垂钓，领略着大自然的秀美风光，忘却了一切烦恼。由于是第一次钓，一次次上饵，一次次抛钩，也一次次空钩，真是手忙脚乱、挂钩乱线。

朋友耐心地点指我，教我怎样诱鱼、上饵，如何抛钩、观漂，又怎样提竿、遛鱼……经反复练习，我渐入佳

境。到晚上临近收竿时，见浮漂点动，赶紧提竿，终于钓上一条鱼来，手舞足蹈，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因此作小诗一首《初钓》：“青山倒影碧波澄，偕友垂纶野趣浓。莫笑十竿空八九，偶能一得醉熏风。”

一天，我起了个大早，驾驶摩托车到市区以东的八一湖钓鱼，一路风驰电掣，沿途满目青山碧水，白云绿野，清风拂面，晨曦明媚。来到湖边，举目四望，但见碧波万顷，蓝天下鸥鹭飞翔，啾啾鸣唱，置身在缥缈的雾霭中，飘飘欲仙，如入蓬莱。

那日钓获颇丰，不仅钓得鲫鱼、草鱼，还钓到了武昌鱼。欣赏那朦胧的亭阁、欲滴的红莲，我高兴之余，赋诗一首《仙钓》：“浩淼烟波笼碧湖，平明依岸坐鱼孤。挥竿傲指青云处，笑看瑶池待玉鲈。”

转眼间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冷起来，接着便“匀飞密舞飘佳雪，瑶林琼树絮扬

花”。望着那一片山水都不见的皑皑景色，钓鱼一族是最敏感失落的。也有的钓友耐不住冬日的寂寞，结伴冬钓，但终因天寒地冻，钓获甚微。好在钓鱼人多是为钓不为鱼，只是过把冬钓瘾而已。

在漫长的冬日里，每当我整理钓鱼日记、总结得失时，翻着一页页日记，仿佛又回到了初春、炎夏、金秋那令人神往的钓场。回忆那一幕幕或趣味悠长或惊心动魄的垂钓场面，不禁激动万分。恨不能用双手推动地球，让其加快旋转，让春天早日到来，盼望着与钓友再度奔赴河湖沟汉，挥竿上阵，一展雄风！有诗《盼钓》为证：“雪染冰天怨暮冬，似闻鉴底跃鱼龙。梦中粉杏传春讯，竿舞鳞飞乐钓翁。”

朋友们，都来钓鱼吧！通过垂钓来强健我们的体魄，锻炼我们的意志，陶冶我们的情操！在钓起大鱼的同时，也“钓”起更多更好的诗！

雪夜环卫工

□ 李继源 (79岁)

大雪飘舞三天三夜不停，厚重的纱帘雪幕笼罩着，给北国春城涂上一层特有的粗犷而浪漫的色彩。可是当开始新的一天时，主要街路上并没有积雪，车辆川流不息，生活一切如常。我想知道，在这雪花飘飞寒冷萧瑟的雪夜里，是谁在雪幕后默默地为我们维护着交通的顺畅和生活的美好呢？

这天，夜幕深沉，我来到南环城路，只见路边的青松披着白雪铠甲，绿化带覆盖着一层棉柔的雪被，高大住宅楼窗口的灯大多熄灭，忙碌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雪花继续纷纷扬扬，当路面正被一层新雪掩盖时，道路前方传来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一支除雪作业车队正浩浩荡荡地驶来。在明亮的车灯光柱下，棕黄色的除雪车和军绿色的运输车共有三对前后拉开间距并驾齐驱而来。安装在除雪车头前方的巨大滚筒飞速旋转，将路面积雪吸入腹内，并扬起几米高。在车体上方伸出并向下弯曲状的排雪口，雪团喷涌如流，倾泻到并列的运雪车厢内。这台大型除雪车如同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但它收获的不是金黄的稻谷，而是银白色的六角琼花。当连续通过三辆除雪车后，路面立刻变得平整光亮，就像破冰船开过冰面。车厢装满白雪后被运往城郊的黑土地，待来年春日融化滋养泥土，化作新一年的五谷丰登。

当我举起照相机镜头对准驾驶除雪机的师傅时，星星点点的雪花意外闯入我的镜头中，雪花晶莹剔透，幻化成一颗颗最美的星星和一盏盏辉映天空的水晶灯。深夜勤劳奉献的环卫工人，就是夜幕下最亮的星星。

回想大约半个世纪前，每当天降大雪过后，就会全市动员，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均需投入到除雪劳动中，分片包干。寒冷的早晨大家手持各种工具清雪，姑娘媳妇的脸冻得像一朵朵红花，小学生的手冻得通红像小胡萝卜，小伙子冻得脚如猫咬原地蹦蹦跳跳。由于人工效率低，积雪清理不及时，堵车和撞车事故时有发生。特殊情况时，步行踏着厚厚的积雪上班或者回家我都经历过。

随着城市环卫事业发展，长春已建成一支机械化的专业清扫队伍。每个雪后清晨，当我们从梦中醒



最好的“遗产”

□ 曹臣 (79岁)

在我正式退休那天，老伴儿说：“你忙忙碌碌几十年，既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多余的房产，将来拿什么遗产留给子女呀？”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写一部书，这是我童年就有的一梦。

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文学，只是酷爱阅读。家里存有的几部古书——《杨家归西》《封神榜》《薛仁贵征东》等，我爱不释手。虽然书里有的字不认识，可写的是什么意思还是明白的。我深深地被书中性格各异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所吸引。大人们说，书里的人和事有些确有其人其事，有些则是写书人添枝加叶编出来的。于是我就想，等我长大后，也要写一部书给别人看。

1953年，我成了天天到合作社干活的小社员，社里订的报纸副刊栏里，快板、相声、散文以及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报纸一来，我就先睹为快。劳动之余，我还缝插针地练起笔来。爹问我写啥，我说练习写稿子，练好了就能写出一部书来。爹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书是有学问的人写的。想写出书来，除非你考上初中，继续上学！”

是啊！一个只读了高小的人，想写书恐怕真是在做梦，那我就继续上学吧。1956年，我再次报考初中，被双阳一中录取了。

踏入中学校园，我迈开脚步继续追逐写一部书的梦想。除了努力学习功课外，课余时间，我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我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柳青的《创业史》、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丛维熙的《南河春晓》及好多名家名著，从中汲取营养，蓄积能量。当时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诗作的语文老师成了我的偶像，我几次向他请教如何写作，他总是耐心给我指导。我的每篇作文，他都写下很长一段批语，指出不足之处，使我受益匪浅。

1959年，我考入吉林农业学校不到一个月，处女作《大丰收协作》就被《红色社员报》采用了。不久，此文又被收录到该报出版的《公社的春天》一书中。此后，我成了数家报纸副刊的通讯员，隔上一两个月，就有作品见报。

参加工作后，因忙于工作和家庭，我暂缓文学创作之梦。

退休后，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也没找到可写的题材。就在搜集、挖掘、加工、整理素材的过程

中，一个命运多舛而品德高尚的当代中国女性形象呈现于脑际，于是我想，就以她为主人公，写一部长篇小说吧。由于文学功底浅薄，创作经验欠缺，我写写改改，改改写写，用了三年多时间，好不容易写出来的初稿，竟被一位编辑老师给“毙”了。可我并未心灰意冷，更没有放弃，推倒重来，又几易其稿，终于在2017年，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长河》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一部书的梦想实现了！

可我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文学创作的路上继续前行。2019年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爱的归途》。我觉得，在退休老年人的群体中，我算是“另类”了，无眼跟老哥们儿谈天说地，多是自己出去遛遛弯儿，买买菜，也是来去匆匆，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创作之中。我从来不“开夜车”，总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睡觉。每当完成一篇作品，我就像年轻时出差多日回来见到自己孩子那样高兴。退休后坚持写作，给我带来了乐趣，让我愉悦了身心，灵活了脑子，耄耋之年，仍保持健康的体魄，我觉得自己走对了路。

没有多余的积蓄和房产留给孩



瑞雪兆丰年
蔡宪军 (78岁) 画

夕阳试笔

